

HANYU XUEBAO

汉语学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主编 邢福义】

第6期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下卷



HANYU XUEBAO

汉语学报

第6期 · 2002 年下卷

《汉语学报》编委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学报. 第 6 期

(2002 年下卷)

汉英对照/邢福义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51-3615-X

I. 汉… II. 邢…

III. 汉语—研究—期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023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16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418 千字

(430077·武昌岳家嘴特 1 号)
15.5 印张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615-X/H·133

定价:3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主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汉语学报》编委会

主编

邢福义

副主编

汪国胜

吴永德(常务)

编委 (按音序排列)

[中国] 储泽祥(湖南) 戴庆厦(北京) 蒋平(香港)
李芳杰(武汉) 李宇明(北京) 李向农
梁长城(香港) 陆镜光(香港) 卢卓群(武汉)
马庆株(天津) 邵敬敏(上海) 汪国胜 吴永德
吴振国 萧国政 邢福义
于根元(北京) 詹伯慧(广州) 张德鑫(北京)
张国宪(北京) 郑锦全(香港) 周光庆

[英国] 叶步青

[法国] 白乐桑

[德国] 柯彼德

[日本] 古川裕

[俄国] 谭傲霜

[新加坡] 周清海 徐杰 石毓智

[美国] 李英哲 屈承熹

编务

朱斌

匡鹏飞

(本刊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

策 划 袁定坤 徐耀明

责任编辑 徐耀明

平面设计 金钟工作室+流民

158	助词“底”的来源之我见 ——读三篇讨论助词“底”的来源的文章	李崇兴
165	汉语色彩范畴的词汇化过程	李红印
180	成语臆说	朱建颂
184	《辞源》修订本注音三议	范新幹
191	《汉语大词典》补订八则 ——读《二拍》札记	匡鹏飞
194	近代汉语里特殊的“好 N”“好 V”	曾小武
198	反义相成词的语义考察	王 丹
202	应用语言学科的几个前沿问题	于根元
206	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 ——兼论域内外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和方法	郭 熙
213	普通话水平测试性质的思考	周小兵
218	进入 WTO 后汉语外来新词的演变特点与规范对策	苏新春
222	由换称现象看借词的理据性	方欣欣
228	计算机辅助小学识字、写字教学研究与实践	江南大学多媒体识字写字教学研究所 无锡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32	外语网络课程的设计原则	陈佑林
238	胡裕树、张斌先生评传	范开泰
243	第二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245	《汉语学报》栏目设置及来稿注意事项	

本刊宗旨

——原发刊词

《汉语学报》编辑部

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中,《汉语学报》出版问世。这是全体直接或间接研究汉语的学者共同拥有的一个大型学术刊物,这是可以成为语言研究工作者、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专科学大学生以及各类外国留学生的重要参考文献的一个大型系列文库。

《汉语学报》的办刊愿望,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在问题研究上,注重客观性。希望所刊文稿从客观实际出发揭示规律,寻求结论,不囿于成说,不固执一己之见。提倡发掘事实,以小见大;提倡大胆假设,据实论证。

第二,在理论方法上,赏扬思考性。希望所刊文稿努力把事实的描述同理论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由实引论,以论带实。既提倡结合汉语实际的引进型理论思考,更提倡探索新路的生发型理论思考。

第三,在文稿内容上,加强沟通性。所谓“沟通”,包括汉语研究内部不同方向的相互沟通,汉语研究同非汉语研究的相互沟通,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相互沟通。所刊文稿,不排除单角度的研究成果,但也希望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进行的跨界性研究成果。

第四,在作者队伍上,坚持开放性。本刊尊重老年专家,依靠中年专家,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专家。就地域而言,刊物既向海内学者开放,又向海外学者开放;就年龄而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刊物既向成名、半成名学者开放,又向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开放。

第五,在学术气度上,主张容纳性。本刊提倡争鸣,不搞一言堂;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希望所刊文章能涵容不同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同时希望学者们对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以利于学术的发展。

第六,在成果效应上,讲求实践性。好的成果,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具有美感,而且在实践上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本刊希望,所发表的文章或者能应用于母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双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信息处理的实践。

一个刊物是一块园地。创办《汉语学报》,是为了给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和汉语语言教育研究的深入开辟一块新的园地。我们下决心把这块园地耕耘得万紫千红。但是,创业艰难,发展不易。一方面,我们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真谛,将为这块园地的耕耘作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感悟于“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的哲理,深知自己力量单薄,经验不足,“孤举”很难持久。

切盼海内外各方面人士,多关心,多支持,向《汉语学报》这块园地,伸出扶助的合作的手!

Chinese Linguistics came into being among the welcoming bell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is an academic journal

for all the scholars who make direct or indirect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he will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to all the language researchers, teachers, postgraduates, undergraduates and foreign students.

The aim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She will lay emphasis on the objectivity of research. Therefore, she welcomes contributions whose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tual data, but not simply on an existing theory or the contributor's own subjective views. She advocates in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rules and principles are derived from close observ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de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hypotheses are proved or verified by actual linguistic data.

Secondly, she encourag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She hopes that contributions in the journal will combine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data with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which should be either derived from or verified by language data. She welcomes applications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s as well as original explorations of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hirdly, she will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By communication it is mean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ranch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studies and other language studi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ural language studies and artificial language studies including computational language studies. Therefore, she will publish articles dealing with specific aspects of Chinese from a particular angle as well as articles discussing language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Fourthly, she remains open to all contributors. She will respect well-known linguists, rely on middle-aged experts and support young scholars. In terms of region she will remain open to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terms of age she will be open to scholars old and young, as long as their contributions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journal.

Fifthly, she will endeavour to create the kind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views can be expressed freely. She will let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views have their say and will allow no school of thought to dominate the journal. This is because she believes that each view has its own strong points. So she hopes that scholars will take a generous and tolerant attitude to views different from theirs and will see the logic of them,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inally, sh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feasi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She believes that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not only have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but also be able to be tested by language data and time. Therefore, she hopes that views and findings published here can be applied to L1 teaching, bilingual education, 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journal is a garden.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s to provide a new gard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e are determined to take good care of it and make it a very fruitful soil.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ake it develop and prosper. We know that man of action normally achieves his goal and continuous walk will take one to his destination, so we will work hard on this piece of land. At the same time,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and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with limited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e can not sustain it for long. Therefo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offer us their supporting and cooperative hand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理论模型、分析技术和逻辑工具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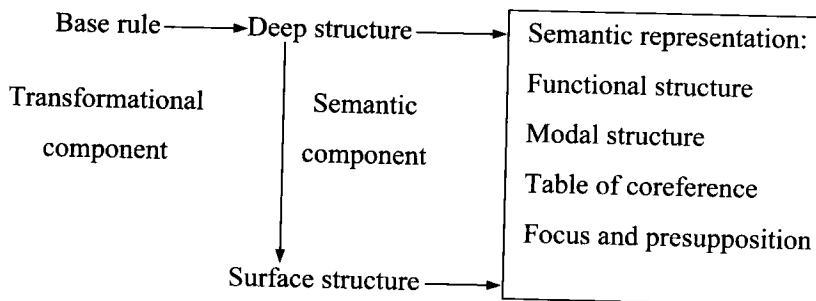
袁毓林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这是一个既轻松又沉重的话题。如果从纵向的角度看，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将是大有希望的。因为 20 世纪以来，在西方语言学的强烈影响下，汉语言文字的研究逐渐冲破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内容的小学藩篱；跟随着世界语言学的潮流，从传统的注重文献考订的语文学研究范式转向注重结构和系统的语言学范式，成绩斐然。如果从横向的角度看，那么我们对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前景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与世界语言学的差距是十分显著的。拿作为理论语言学核心的句法学和音系学来说：在句法学方面，20—30 年代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倡导分布分析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50 年代海里斯(Zellig S. Harris)设计变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Theory)、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创制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另有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跟形式语法抗衡的各种功能语法，以及 80 年代以来可以为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提供形式体系(formalism)的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核心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和功能合一语法(Functional Unification Grammar)等；在音系学方面，20—30 年代布龙菲尔德等发展了基于分布分析的音位学(Phonemics)、后来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等发展了语素音位学(Morphophonemics)、50 年代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等提出区别性特征分析法、60 年代乔姆斯基和哈勒(Morris Halle)提出生成音系学、此后非线性音系学(Nonlinear Phonology)、自主音段音系学(Autosegmental Phonology)、节律音系学(Metrical Phonology)、词汇音系学(Lexical Phonology)、特征几何音系学(Feature Geometry Phonology)、不充分赋值理论(Underspecification Theory)、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给。与此同时，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语法和语音问题的确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赵元任 30 年代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和王士元等 60 年代以来的词汇扩散理论之外，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鲜有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回响的。这一点，不能不令中国语言学者们汗颜、感慨、不平、无奈。

可资比较的是，在人文科学中，中国语言学的近邻中国文学理论的情况大致相似：也就是说，在世界文学理论大舞台上的一片喧嚣闹嚷声中，却独独没有中国文学理论的声音。对此，我们的邻居十分形象、又不无自我解嘲地称：中国的文学理论学者集体一码齐地患了失语症。⁽¹⁾幽默中带有苦涩。但是，国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比较文学)学者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学者患的不是集体失语症，而是自说自话症，表现为不了解和引用国外同行、甚至是国内同行的有关研究成果，不遵循一般的学术规范和论证程序，随心所欲、天马行空般地表述自己的观点……⁽²⁾事实上，这种自说自话症在中国语言学界也是一种流行病，它直接妨碍了中国语言学产生足以引起国际语言学注目的成果和理论。这倒不是说我们有意要独来独往、自甘游离于国际语言学之外，而是我们缺乏建立理论模型的意识、缺少发展有效的分析技术的能力、不熟悉能帮助我们建立理论模型和发展分析

技术的逻辑工具;因此,我们的研究成果难免跟理论语言学格格不入,在洋人的眼中,我们像是在自说自话,是在就汉语并且是用(他们听不懂的)汉语自说自话。

在建立理论模型方面,西方语言学者似乎精于此道、并且干起来得心应手。比如,Jackendoff (1972)主要讨论生成语法中的语义解释问题,为此,他构建了下列语法模型:⁽³⁾



他建立这个语法模型是基于下列认识:语言学理论是关于人类语言能力的一种抽象的表达,它限定了一个各种可能的人类语言的语法的集合;因此,一种语言学理论的合适性可以通过看它所限定的这组语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那组人类语言来进行检验。他特别指出,这是一种抽象的模型,类似于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的行星运动定律;因为这个定律只描写行星相对于时间的位置和速率之间的数学关系,而不描写控制其运动的惯性和引力机制。虽然如此,它仍是开普勒时代天文学最好的解释性理论,而语言学理论目前正处于这种抽象水平(p. 10)。可见,所谓科学理论只是我们用以描述自己所观察到的对象的一种模型,即对所研究的对象的一种近似的抽象描述;它虽然是一种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主观的东西,但是一个好的模型必须是数学上协调的、并且总是给出跟观察相一致的预言。⁽⁴⁾在建立模型方面,天文学堪称楷模。比如,古代的西方人认为人类居住的大地是一块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平板,在这只乌龟的下面还有乌龟,即是一只驮着一只、不断驮下去的乌龟塔。作为一个宇宙理论,乌龟塔模型是非常糟糕的;倒不是因为它缺少观察的证据(即没人看见一个背负地球的大龟),而是它会作出错误的预言(人会从世界的边缘掉下去)。到了公元前340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在《论天》一书中已经提出了关于地球是一个圆球(而不是一块平板)的两个证据,其中之一是月食时地球在月亮上的影子总是圆的。但是,亚氏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以圆周为轨道围绕着它转动。这个思想在公元后2世纪,被托勒密(Ptolemy)精制成一个完美的宇宙模型:地球处于正中心,包围它的是8个天球;这8个天球分别负载着月亮、太阳、恒星和5个当时已知的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些行星被认为是沿着所附天球上的更小的圆周运动,以说明它们在天空中被观察到的相当复杂的轨道。这个模型为预言天体在天空中的位置,提供了相当精密的系统。到了1514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模型:太阳是静止地位于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两位天文学家——德国的开普勒和意大利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公开支持哥白尼的理论,尽管它所预言的轨道还不能跟观测完全相符合。1609年,伽利略用刚发明的望远镜来观测夜空,发现有几个小卫星或月亮绕着木星转动;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直接绕着地球转,从而宣告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理论的死亡。同时,开普勒修正了哥白尼理论,认为行星不是沿着圆周而是沿着椭圆运动,从而使预言最终跟观测相一致。到了1687年,牛顿(Issac Newton, 1642—1727)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提出了物体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理论,并且发展了为分析这些运动所需的复杂的数学;还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是引力使月亮沿着椭圆轨道绕着地球运行,而地球和其他行星沿着椭圆轨道绕着太阳公转。但是,按照引力理论,恒星应该互相吸引、不能静止不动,甚至最终会互相落在一起;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无限的静态的宇宙模型。

到了1929年,埃德温·哈勒作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测: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正急速地远离我们而去;这说明宇宙正在膨胀,所以恒星不会落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哈勒的发现暗示存在一个叫做大爆炸的时刻,当时宇宙的尺度无穷小,而且无限紧密;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科学定律(包括其预见将来事件的能力)都失效了。由于更早的时间根本没有定义,我们可以说时间在大爆炸时有一个开端,从而为宇宙何以有一个开端给出一个物理原因。⁽⁵⁾

可资比较的是,我国在远古时代早已开始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并发展出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三才(天、地、人)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一系列传统的宇宙论观念;并且,先后形成了“盖天说”和“浑天说”等宇宙模型。但是,由于缺少三角学、几何学等数学工具和望远镜一类精密的观测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原因,因而没能构建出既具有经验基础、又具有预测功能的天文学模型。根据李学勤(1998),从1987年在安徽的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方形玉版的图形(中心有一小圆圈,内有一八角星形符号;外面再有一大圆圈,用直线分割为八等份,每份中有一矢形;大圆圈外面又有四个矢形,指向玉版的四隅)上,可以看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我国先民已有天圆地方及八个方位等宇宙论观念。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其中心内容是以宇宙论内容为背景的:尧指派臣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去东南西北遥远的地方,观察太阳的出没和四时星宿的位置,从而制订每岁366日的历法,颁布给民众。虽然有许多人认为《尧典》是很晚时期人们的伪托,但是胡厚宣(1941)发现:在甲骨文中能找到《尧典》上述部分特有的四方四风的名称。这一发现证明:《尧典》的记载是有远古的依据的,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晚期之初,将一年划分为四时,并以四时四方相结合的宇宙论业已普遍流行。我国古代很早就把世间的事物划分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不仅形成了五行的观念,而且还总结了这五种元素的性质。比如,《尚书》中讲述商周之际史事的《洪范》指出水的特点是“润下”、火的特点是“炎上”,等等。随着用蓍草揲筮的占卜方法(即筮法)在商末周初的逐渐盛行,人们从阴阳爻上抽象出阴阳的概念,并用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到了战国时期,不同的学派分别发展了宇宙论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学说。但是,在天人关系上,他们有如下的共识:(1)天即自然,是一个大系统;人则是一个小系统,是大系统的一部分。(2)天、人两个系统是相类似的,有彼此对应的许多性质。(3)天、人两个系统应该和谐一致,人必须遵行天道。(4)人又是天这个大系统的核心,天的目的趋向要通过人才能完全体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比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道家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经法》篇《论约》章说:“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很明确地将天道和人事对应起来。战国末年的道家作品《鶡冠子》对这种思想有详细的论述,其中的《王鈇》篇说:“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在这种宇宙论的影响下,各种天文现象都具有灾祥的意义,因而特别受到观测和记录。于是,诸如日月食、彗星、陨石、流星雨之类,我国均有早而准确的记录。⁽⁶⁾这可以说是这种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宇宙论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消极作用是客观的天文现象被拟人化了,无法对此形成一种审视其变化、探究其机制的研究心态,更遑论建立理论模型了。虽然,在古籍中不乏用天象来印证人间的改朝换代等大事的记载。例如《国语·周语》中的“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淮南子·兵略训》中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⁷⁾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春秋元命苞》中的“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太平御览》卷七所引《孝经钩命诀》中的“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

若连璧”，乃至《宋书·天文志》中的“周将伐纣，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井”，其中“汉高入秦，五星聚井”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并且用现代天文知识和计算手段进行推算也确有其事，只是时间上稍有偏差。⁽⁸⁾但是，荀况（约前 313—前 238）在《荀子·天论》中居然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正确的宇宙观念。并且，由于生活、生产以至社会、政治的需要，人们发明了用木杆或石柱做的表，利用其影子的方向和长短来测定方向、节气、时刻和地域；又发明了测定天体的球面坐标的仪和表演天体在天球面上的视运动等现象的象；发明了用以计时的漏壶和刻箭，甚至建造高出周围房屋建筑的天文台（夏代叫清台、商代叫神台、周代叫灵台），还发明了望远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利用这类仪器和设备，他们对各种天象进行连续而正确的观测和记录，制作星图和星表、并把赤道坐标用于星表，还创制了系统繁多、反复革新、精密程度不断提高的历法（从约公元前 246 年秦的颛顼历到 1852 年太平天国的天历，有 94 种之多）。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先哲不断地思考人类所居住的大地在宇宙中的位置（即天和地的关系）及其结构等问题，发展出“盖天说”和“浑天说”等著名的宇宙理论。其中，“盖天说”在殷周之际可能已经出现了。旧“盖天说”（即“周髀家说”）直观地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但是，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比如，孔子的弟子曾参（公元前 505—？）就说：“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新“盖天说”（即成书于约公元前 100 年的《周髀算经》中的理论）否定了平面形的大地，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盎”，主张天地是完全相似的拱形；认为太阳附着在天盖笠上而平转，一年四季轨道不同。但是，这种新“盖天说”仍然不能解释天体运动：日月星辰东升西落，在升上来之前它们呆在哪儿？转入地平线后又藏到哪儿去了？所有的宇宙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对此，新“盖天说”是这样回答的：“日照四旁各十六万七千里，人所望见，远近宜如日照”、“故日运行处极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极东，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这就是说，太阳绕北极星旋转，离我们时远时近，远了就以为它下去了。显然，这套天体运行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晋代的葛洪就提出质问：如果太阳绕北极星旋转，离我们远了就看不见；那么在日落日出时，它应该是呈“竖破镜之状”，为什么我们在高山上看日落日出时，它却是呈“横破镜之状”？既然太阳绕到北极以北，我们看不见了；为什么恒星绕到北极以北，我们却又能看见？当然，这是新“盖天说”回答不了的。这迫使人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逐步意识到：不是距离太远使日月星辰看不见，而是曲拱的大地挡住了这些天体投射到地上的光线。于是，必然会导致得出大地是球形的概念。“浑天说”的核心思想是大地是个球形，天可以转到地下去。比如，《开元占经》卷一所引《张衡浑仪注》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⁹⁾但是，如果天和地都乘气而立、载水而浮，那么附在天球内壁、随着天球绕地球团团转的日月星辰，当它们运行到地平线以下时，如何从水里通过？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已经提出：“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虽然如此，“浑天说”比“盖天说”要进步得多；在哥白尼日心说传入之前，它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可惜的是，后人基本停留在这种臆测的水平，没能提出一种既可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又可以验证的宇宙模型。⁽¹⁰⁾

建立了合适的理论模型以后，还需要有精细的分析技术来支持，以便对观察到的现象按照明确的程序进行具体的研究。比如，Jackendoff (1972) 在他上引的理论模型的指导下，用类似于谓词逻辑的“谓词—论元”分析法来分析句中动词跟其从属名词的论旨关系 (Thematic Relation)；引入“焦点—预设”这对概念来分析新旧信息的指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现代逻辑学中的莱姆答标记法 (lambda notation) 来表示句子的焦点结构的方法，在 90 年代成为形式语义学研究焦点结构的主流技术。⁽¹¹⁾作为典范，我们来看一下 Jackendoff (1972) 是怎样发展其焦点结构的分析技术的。首先，他由 Chomsky (1971: 199) 关于是非问句跟其自然反应 (natural response) 之间的关系，引出焦点和预设这对概念。

例如:

[1]Is it JOHN who writes poetry?

[2]No, it is BILL who writes poetry.

[3]No, John writes only short STORIES.

例[2]是对例[1]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而例[3]就不是。为了给这种语感(intuition)一个结构,就需要引进焦点和预设这对概念(notion)。作为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句子的焦点指:句子中说话人假定并不是他跟听话人所共享的(shared)那部分信息;句子的预设指:句子中说话人假定他跟听话人所共享的那部分信息。为了解释人们对于例[1]~[3]的语感,必须假定句子的语义表达(semantic representation)的某个方面分成预设和焦点两个解读(reading),并且这种划分是由基于某种句法表达(syntactic representation)的焦点指派规则(the rule of focus assignment)决定的(pp. 229-30)。接着,他假定焦点是一种标记在短语上的形式特征,句法标记F可以跟表层结构中的任何节点相关联(association);跟被F支配(dominate)的节点相关联的语义材料(semantic material)就是句子的焦点,用合适的语义变量去替换焦点材料就可以推导出该句子的预设(p. 240)。为了说明焦点指派规则及由此决定的预设导出规则,我们替他拟了下面这个例子和说明:

[4]John likes [BILL]_F.

FOCUS: Bill

PRESUPPOSITION: John likes someone.

在例[4]中,Bill被标记为焦点成分,当用其上位词(super-ordinate)someone去替换后,就导出了句子的预设。在此基础上,Jackendoff(1972)给由焦点指派规则导出的预设及其跟焦点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形式化体系(formalism):(1)用一价谓词Presupps(*x*)来表示在句子的语义表达上用语义变量*x*替换焦点而形成的预设,变量*x*由语义概念“可能的对立”(possible contrast)来限定。(2)用一个可能的值去替换Presupps(*x*)中的变量*x*就能构成一个命题(proposition),可以替换Presupps(*x*)中的变量*x*的集合就是预设集合,可以用莱姆答标记法(lambda notation)符号化为 λx Presupps(*x*)。(3)从预设集合上构造(construct)句子的陈述(assertion)和预设:用一个跟目前的言谈相关的可以涵盖变量*x*的各种值的上位词语去替换 λx Presupps(*x*)中的变量*x*,就得到一个句子的预设。由于预设是通过用上位词语替换焦点而得到的,因而焦点一定是预设集合的成员,即Focus $\in \lambda x$ Presupps(*x*)。于是,用下位词语(sub-ordinate)去替换 λx Presupps(*x*)中的变量*x*,就得到了一个句子的陈述(pp. 245-6)。(12)这种关于句子的焦点结构的形式体系,为分析否定句的语义提供了方便的手段。比如,大家都能感觉到否定句中的否定往往不是施行于整个句子的,而是只针对其中的一个部分。从句子的焦点结构的角度看,原来否定是直接跟焦点相关联的。具体地说,否定句中的焦点被否定了,预设仍然保持着。例如:

[5]John does not like [BILL]_F.

例[5]是[4]的否定形式,它们拥有共同的预设 John likes someone。于是,可以用上述的莱姆答标记法进行演算。再如:

[6]Karl doesn't write radical pamphlets in [the BATHROOM]_F.

[7]It isn't in the bathroom that Karl write radical pamphlets.

当例[6]表示[7]所示的意义时,可以把它的语义形式地推导出来(pp. 254-7):(13)

Presuppositional set: λx [Karl write radical pamphlets at *x*]

Presupposition: Karl write radical pamphlets at *somewhere*

Focus: the bathroom

Assertion: the bathroom $\in \lambda x$ [Karl write radical pamphlets at *x*]

这种用理论模型和分析技术来形式地表示说话人的语感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代语

言学(特别是形式语法学)的一种主旋律。

事实上,现代逻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语言分析技术。比如, Montague(1973)用内涵逻辑的办法建立的蒙塔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为形式语义学根据语义组合性原理进行语义解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⁴⁾而且,数理逻辑上构造形式系统的方法可以直接为我们构造语言理论(特别是语法)模型提供规范。比如, Chomsky(1957: 26 — 48)建立了如下这个生成语法的初级的理论模型:

Σ : *Sentence*;

F: $X_1 \rightarrow Y_1$

: } *Phrase structure*

$X_n \rightarrow Y_n$

T_1

: } *Transformational structure*

T_j

$Z_1 \rightarrow W_1$

: } *Morphophonemics*

$Z_m \rightarrow W_m$

其中的短语结构是用 $X \rightarrow Y$ 这样的改写规则(rewrite rule)来递归地生成的。例如:

(i) $Sentence \rightarrow NP + VP$

(ii) $NP \rightarrow T + N$

(iii) $VP \rightarrow Verb + NP$

(iv) $T \rightarrow the$

(v) $N \rightarrow man, ball, etc$

(vi) $Verb \rightarrow hit, took, etc$

根据这些产生式规则(production rule),就能推导出 The man hit the ball 这样的句子。同样,句子表层结构中语素序列的音位结构(phonemic structure)也能用改写规则来表示。例如:

(i) $walk \rightarrow /w\alpha k/$

(ii) $take + past \rightarrow /t\alpha k/$

(iii) $hit + past \rightarrow /hit/$

根据诸如此类的语素音位学规则,就能推导出一个句子的实际读音。至于中间的转换结构,用以处理像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等结构上有差别、意义上有关联的句子配对。例如:

(i) $NP_1 - Aux - V - NP_2 \rightarrow NP_2 - Aux + be + en - V - by + NP_1$

根据这条转换规则,就能从主动句 John admires sincerity 上推导出被动句 Sincerity is admired by John。

这种高度形式化的语法理论模型,对于当时埋头于作直接成分分析的语法学家来说,的确是耳目一新、甚至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对于熟悉现代逻辑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来说,乔氏生成语法脱胎于数理逻辑的痕迹是十分清楚、甚至是可圈可点的。一般地说,一个逻辑上的形式系统包括语法和语义两个部分:语法部分给出符号集合和合式的符号表达式的构造规则,语义部分给出符号和符号表达式的真值(真或假)解释。拿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来说,它的构造基本如下:⁽¹⁵⁾

(一)语法:符号、表达式的构成。

1. 初始符号

甲类: $p, q, r, s, p_1, q_1, s_1, p_2, \dots$

乙类: $\neg, \vee, \wedge, \rightarrow, \checkmark$

丙类: $(,)$

2. 形成规则

甲: 一甲类符号 π 是一合式公式。

乙: 如果符号序列 X 是合式公式, 则 $\neg X$ 是合式公式。

丙: 如果符号序列 X 和 Y 是合式公式, 则 $(X \vee Y)$ 是合式公式。

丁: 只有适合以上三条的符号序列是合式公式。

3. 定义

甲: $(A \rightarrow B)$ 定义为 $(\neg A \vee B)$

乙: $(A \wedge B)$ 定义为 $\neg(\neg A \vee \neg B)$

丙: $(A \vee B)$ 定义为 $(A \rightarrow B) \wedge (B \rightarrow A)$

4. 公理

公理 1: $\vdash((p \vee p) \rightarrow p)$

公理 2: $\vdash(p \rightarrow (p \vee q))$

公理 3: $\vdash(((p \vee q)) \rightarrow (q \vee p))$

公理 4: $\vdash((q \rightarrow r) \rightarrow ((p \vee q) \rightarrow (p \vee r)))$

5. 变形规则

甲: 代入规则: 将合式公式 A 中出现的某一甲类符号 π 到处都代以某一合式公式 B , 从而得到合式公式 $A\pi/B$, 叫作代入。从 $\vdash A$ 可得 $\vdash A\pi/B$ 。

乙: 分离规则: 从 $\vdash A$ 和 $\vdash(\neg A \vee B)$ 可得 $\vdash B$ 。

丙: 定义置换规则: 定义的左右双方可互相替换。设原公式为 A , 替换后所得公式为 B , 从 $\vdash A$ 可得 $\vdash B$ 。

(二) 语义: 符号、表达式的解释。

甲: 甲类符号是命题变项。

乙: 乙类符号是真值联结词。其解释如下: (T 代表真, F 代表假)

A	$\neg A$	A	B	$(A \vee B)$
T	F	T	T	T
F	T	T	F	T
		F	T	T
		F	F	F

丙: 丙类符号分别是左右括号。

在上面这个形式系统中, 初始符号是一个形式系统的字母, 经过解释后其中一部分是初始概念。比如, 初始符号 $\rightarrow$ 经过解释后它表示真值蕴涵。初始符号可以组成各种符号序列, 但是形成规则规定哪些符号序列是合式的 (well-formed)、哪些符号序列是不合式的 (ill-formed)。解释后有意义的符号序列是合式的, 解释后没有意义的符号序列是不合式的。比如, “ $p \rightarrow$ ” 没有意义, 是不合式的; 而 “ $p \rightarrow q$ ” 有意义, 是合式的符号序列。变形规则规定如何从公理和已经推导出来的一个或几个公式经过符号变换而推导出另一公式。经过解释, 变形规则就是推理的规则。应用变形规则进行推导可以得到一系列公式, 这些公式经过解释就是系统的定理。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上引 Chomsky (1957) 中用改写规则表示的短语结构规则, 直接源自数理逻辑上的形成规则, 而转换规则即来自数理逻辑上的变形规则。再比如, 现代逻辑学在构造形式系统时, 通常把整个系统分成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子系统: 句法系统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序列是合式的、什么样的符号序列是不合式的, 这基本上是符号系统内部的事务; 语义系统处理符号或符号序列 (即语句) 的解释和真值条件, 即在什么样的可能世界中这个语句是真的, 这就涉及符号和符号序列跟外部世界和所指的关系; 语用系统处理符号序列 (即语句) 在特定语境中的恰当性 (felicity) 问题, 即在什么样的语境条件下、什么样的语句及其表达方式是适当的, 这涉

及符号跟使用符号的语境的关系。这种对符号系统的划分,直接影响了语言学家用以分清语法分析中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分析平面。可见,逻辑学思想和逻辑工具不论是对于建立语言学理论模型、还是对于发展新的有效的语言分析技术,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据此,我们相信:不管怎样,在21世纪,中国语言学一定是会取得辉煌的成就的;但是,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想真正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语言学的主流、并对理论语言学产生影响,那么必须在建立理论模型、发展分析技术和应用逻辑工具等方面作出重大的突破。

附注

- (1) 详见季羨林(1999)§6.4 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第14—15页。
- (2) 详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上半年一篇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座谈记录,具体日期失记。
- (3) 详见 Jackendoff(1972),第4页,为了方便和清晰,我们作了一些简化。
- (4) 参考 Hawking(1988)中译本,第130、166页。
- (5) 详见 Hawking(1988)中译本,第1—9、168页。
- (6) 以上叙述,主要依据李学勤(1998)。
- (7) 这条记录竟然被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当做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之一。专家们通过理论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从而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详见专家组(2000)第21、24—26页。
- (8) 这种记载为后人利用天文、历法知识向上回溯、计算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从而断定发生在夏商周等时代的古代历史事件的年代,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当然,这是后话了。详见李学勤(1996)(1997)(1998)、习泽宗(1996)和专家组(2000)。
- (9) 陈久金先生从该文中所提出的历法不是张衡时代所行的四分历,断定该文非张衡所作;又从该文较三国时代的陆绩、王蕃的浑天说要复杂和进步,他估计这是三、四世纪的作品。详见整研组(1981),第163页。
- (10) “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没有说明它们所讨论的硬壳式的天外面是否还有空间存在,但与浑天说同时的“宣夜说”却鲜明地主张宇宙是无限的。《晋书·天文志》记载:“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称赞这种宇宙观比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同心水晶球概念进步,因为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也是以一个缀附着恒星的天球作为宇宙的边界。以后,哥白尼革命虽然取消了地球在宇宙中心的位置,却仍然保留着一个硬壳作为宇宙的界线。严格地说,“宣夜说”只是一种宇宙无限的思想,而不是宇宙模型;因为,它不提供天体如何、为何运动的解释。关于“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详见整研组(1981)第161—165页,郑文光(1979)第194—207页。
- (11) 详见 Lappin(ed.)(1997)和 Bosch and Sandt(eds.)(1999)中的有关文章。
- (12) 在这里,对于怎样从预设集合上导出预设和陈述,我们作了一定的改造:特别是,我们引进了上位词语和下位词语的概念,以使推导更为便捷、使表达更为直观。
- (13) 在这里,对于否定句的语义刻画,我们根据注(10)所说,作了相应的改造。
- (14) Partee(1997)对此有详细的评论,值得参看。
- (15) 详见王宪钧(1982)第33—45页。

参考文献

- 胡厚宣 1941 《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收入胡厚宣(1970)《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文友堂书店影印本。
- 季羨林 1999 《我的学术总结》,《文艺研究》第3期。
- 李学勤 1996 《多学科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寻根》第5期。
- 1997 《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人文杂志》第5期。
- 1998 《古代中国文明中的宇宙论与科学发展》,《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
- 王宪钧 1982 《数理逻辑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习泽宗 1996 《天文学研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寻根》第5期。
- 袁毓林 1998 《建立语法学的逻辑学基础——中国语法学晚出之原因探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2001 《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待刊。
- 整研组 1981 《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科学出版社。
- 郑文光 1979 《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
- 专家组 2000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Allwood, et al. 1977 *Logic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学中的逻辑》,王维贤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Bosch, P. and Sandt, R. van der (eds.) 1999 *Focus: Linguistic, Cognitive,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

- Hawking, W. Stephen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许明贤 吴忠超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
- Jackendoff, R.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 MIT Press.
- Joos, Martin 1958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America since 1925*.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 Lappin, Shalom (ed.) 1997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 Maury, Jean-Pierre 1990 *Newton et la mécanique céleste*. Gallimard. 《牛顿: 天体力学的新纪元》, 林成勤译,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5 年。
- McCawley, Jame D. 1993 *Everything that Linguists ha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ogic - but were ashamed to as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语言逻辑分析——语言学家关注的一切逻辑问题》, 王维贤 徐颂烈等译, 王维贤校, 杭州大学出版社。
- Montague, R. 1973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Quantification in Ordinary English. In K. J. J. Hintika, J. M. E. Moravcsik and P. Suppes (eds),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 221-42. Dordrecht: Reidel. Reprinted in Montague (1974), 247-70. 本文据此。
- Montague, R. 1974 *Formal Philosophy: Selected Papers of Richard Montagu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mond H. Thomas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artee, H. Barbara 1997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 Semantics in Linguistic Theory. In Lappin, Shalom (ed.) (1997), 11-38.

涵括、细节范畴与汉语语法研究*

提要 本文拟建立涵括、细节范畴。涵括、细节是与句法结构、语用指派密切联系的、对立依存的一对语义范畴。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进行句法语义的分析,也可以依据它们建构汉语的语义结构规则系统,从而对组合在一起的两个句法单位之间的语义联系做出有效的解释和说明。

储泽祥

○ 导 言

0.1 汉语的主谓结构,可以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观察、描写和分析。句法上,它被分析成主语、谓语两大部分;语用上,大体说来,主语是话题,谓语是述题。(参朱德熙 1982,陆俭明 1986,曹逢甫 1995)句法上、语用上的分析是基本对应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与句法有关的语义分析的主导性做法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义关系的分析,即施事、受事、与事、工具、时间、处所等语义成分与动作相联系,这种做法极大地推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但并不是没有局限,比如它不能回答下面的问题:从语义上看,主语是什么?谓语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句子的主语、谓语所表示的语义内容,缺乏统领性的称呼。比较:

句法上:主语	谓语
语用上:话题	述题
语义上:?	?

显然,我们对句法成分语义内容的总体认识还不够全面系统,“?”所示的空位需要填补。

0.2 Dwight Bolinger(1975)认为,句法(syntax)的第一条规则是属于一起的东西总在一起,这条规则凌驾在所有其他的规则之上。为什么属于一起的东西总在一起?或者说,语法单位是靠什么结合在一起的?就汉语而言,汉语的词与词是靠什么结合在一起的?每个汉语语法研究者都必须思考这个根本性的问题。Bolinger(1975)从相近性(proximity)角度说明了 beautiful 与 flowers 为什么可以结合在一起,黄曾阳(1998)从概念关联性角度说明了词语间的优先搭配问题,但这些解释主要适用于实词与实词的结合,难以说明实词为什么也可以与虚词结合在一起。因此,实词与虚词在句法组合中如何实现语义联系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讨。

我们试着建立“涵括”、“细节”这一对范畴,以利用它们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 什么是涵括、细节范畴

1.1 《现代汉语词典》(1996)收录了“细节”这个词条,解释为“细小的环节或情节”。我

*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